



全城热恋
心动系列
01



君一西

天如玉
Gongjunyizui
Tianruyu Works

爱，是一道判断题

当废柴宅女遇上完美型男

快!

把那纯洁的男女
关系变为不纯洁!

爱，是一道选择题

曾经暗恋的竹马，眼下倾心的爱人

告白! 私奔! 闪婚!

她一定是疯了!

【全城热恋】心动系列首波主打，
教你玩转恋爱考题，怦然心动，醉在其中!



猛女追男必修课，
宅女恋爱必读书

全城热恋1
心动系列0

共君一砚

天女玉
Gongjunyizui / Tiannyu Wale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共君一醉 / 天如玉 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1. 7
(全城热恋心动系列/苏瑶主编)
ISBN 978-7-5443-3949-0

I. ①共…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5029号

全城热恋心动系列

共君一醉

丛书主编: 苏瑶 本册: 天如玉 著

责任编辑: 康云生

出版统筹: 古 华 吴 琼

装帧设计: 黄 梅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66830929 (海口)

0731-84863905 (长沙)

网 址: <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3-3949-0

定 价: 158.40元 (共八册)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❶ 废柴相亲，乌龙相遇 001

Chapter ❷ 又被耍了 017

Chapter ❸ 以己之仇，攻己之仇 035

Chapter ❹ 把那纯洁的男女关系变为不纯洁 051

Chapter ❺ 十一凤凰山的日出 067

Chapter ❻ 体验了一把言情剧女主角的范儿 083

Chapter ❼ 社交恐惧症 101

Chapter ❽ 告白！她一定是疯了！ 119

Chapter ❾ 是炮灰，还是候选人？ 141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10 江君一的选择 163

Chapter 11 私奔 + 闪婚 181

Chapter 12 男人之间的谈判 201

Chapter 13 你真的可以从了我 221

Chapter 14 他订婚了，主角不是她 235

Chapter 15 离婚？休想！ 253

Chapter 16 共君一醉一陶然 265

后记 279





Chapter 1

乌废
龙柴
相相
遇亲，

正当陶然咬着半块旺旺雪饼，与网友在游戏里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妈很淡定地站在她身后阴沉沉地说了句：“你该出去相亲了。”

于是陶然敲着键盘移着鼠标的手猛地停了下来，口中那半块旺旺雪饼在她大张着嘴时毫无悬念地栽到了脚边。

“那个，我不是刚毕业吗？”

“这跟你的学业无关，跟你的年龄有关。”

陶母一向不说废话，所以很简洁地将陶然现在的借口和即将说出口的借口一并扼杀在了摇篮里。

陶然相当凄凉地看着她，眼神里一丝一丝挤出对她的眷恋：“妈啊，我还想在您身边多待两年呢，您老别急着把我送出去啊。”

陶母居高临下地斜睨着她，一副骄傲女王态：“你妈不需要一个宅在家里的废柴做伴儿。”

好嘛，陶然想她妈可真够时尚的，居然连宅跟废柴都知道。她侧面进攻无果之后，有些郁闷地去关电脑，打算好好地给她妈做做思想工作。

手移到QQ那里，看到某个貌似熟悉的头像在闪动也没有理会。

陶母见陶然关了电脑，还不放心地拔了电源，然后领着陶然出了房门。两人跟往常一样在客厅里相对坐着，讨论接下来的话题。

“这次又是个什么人物？”

“你舅妈的弟媳儿子的表嫂的亲姐姐的儿子，据说是留美博士。”

陶然托着下巴一脸深思地看着她：“此人条件如此优秀却还未婚，可见是个渣儿。”

她妈一记眼刀剜来：“那正好跟你相配。”

陶然瞬间无语凝噎。

接下来的30分钟大致流程为：陶然她妈拖陶然进房化了一个自认

为很完美的妆容，然后又给陶然套了身自认为很美丽的衣裳，塞给陶然一个装了几百块钱的包，而后将她一脚踢出了门，最后的结束语：“不到你爸的下班时间不准回来！”

陶然一手拎着那只包，一手提着那件碎花连衣裙的裙角，踩着五厘米厚的高跟鞋艰难地奔走在8月的城市里。夏日临近末尾，孩子临近上学，她这个废柴刚刚毕业，赋闲在家，乐得清闲。偶尔上网发两篇文章赚取点稿费，小日子过得很惬意。

可是陶然的人生还不完满，因为她还缺个男人，于是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事实上，这一幕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陶母时常感慨当初太迟送陶然上学，当年人家小朋友六七岁升一年级，陶然已经8岁高龄了，所以人家大学毕业二十一二岁正值青春年华，陶然已经24岁了。她妈说当年是怕陶然在幼儿园里被人家欺负，这才把陶然留在家里多养了一年才放出去。

她老人家那会儿要是能预见后来，人家家长会上门告状自己孩子被陶然狠揍了一顿的话，估计也就不会这么干了。

其实24岁也不算大，陶然多次向她妈传达了自己尚属年轻一类的意见。可是陶母说陶然成天宅在家里不出去，等到着急的时候，好男人已经全被挑光了。

好吧，陶然承认关于这点她妈很有先见之明。其实在大学她就发现这点了，这个世界，貌似好男人已经绝种了。

不过2012都要到了，谁在乎呢？

一路胡思乱想地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市中心的时代广场。陶然捏着那张写着相亲地址的纸条，突然觉得自己踩着高跟鞋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简直是个奇迹。

又看了一遍地址：时代广场三楼的西餐厅，果然是留美人士最佳的选择。



时代广场的一楼和二楼是商场，三楼才是各种各样的餐厅所在地。陶然进了广场大楼，上了电梯正要往三楼去，眼睛突然瞄到二层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即移开了视线。可是那人偏偏看到了她，还偏偏就意思跟她打招呼。

“哎呀，学姐，是你啊，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啊。”

陶然勉强地朝他一笑，看到他身边依偎着的娇小身影，嘴角抽了抽
“是啊，是你……们啊，好巧啊，居然在这里遇到。”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是咬牙切齿。

电梯在二层停下，陶然朝两人礼貌地笑笑，打算越过他们继续搭电梯上三楼去，却没想到刚好听到他旁边娇小女生的话：“咦？那个就是你说过的陶然？”

陶然趁着电梯上升时不经意般转头看过去，那个让她心中生厌的某人正笑眯眯地看着她点头：“嗯，就是她，当初她帮过我很多的。”

陶然心中狂号，嗯你个头！帮你个头！你大爷的，坑死我了！

说起这件事她就忍不住抓狂。此时与她相距不足一层楼高的那个男生名唤方中旭，此人比她低两届，今年开学才上大三。当初陶然在临近城市读大三的时候，此子正好进入校门，那时候她正好分配到了迎接新生的任务，于是撞上了此人。

此人嘴颇甜，一得知陶然与他是一个城市的，顿时一副老乡见老乡的神情，亲切地拉着她叫了一句“学姐”。当时陶然看着他英俊潇洒的相貌，欢快地直点头，真以为自己多了个美貌学弟来着。

接下来这个学弟要去了她的手机号码，开始与她保持密切的短信联系。鉴于舍友们都很羡慕她突然多出来的这个极品学弟，陶然的虚荣心噌噌上涨，这才酿成了之后的悲剧。

当时方中旭每晚都要与陶然发短信至半夜，陶然开始还嫌耽误她上网，后来渐渐见他发的短信有趣才被吸引着跟他聊了下去。而后聊的话题越来越偏，越来越不对劲儿，直到某日他突然深情款款地发来

一句：“我突然好想听你唱歌，只听你一个人唱。”

娘哎，当时陶然虎躯一震，胃部一酸，整个人软化成了泥。

深更半夜，她颤抖着手关了手机睡觉，但是整个人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这之后方中旭就经常发这种暧昧短信了，且一条一条大有升温趋势。陶然抱着镜子左照又照，觉得自己跟他站在一起实在太容易让人看出是姐弟恋的事实，于是开始亲手掐灭自己心中冉冉烧起的火苗。可是方中旭似乎并不介意她有意的疏远，反而继续越战越勇，短信越发越多，语气越来越柔。每次都看得陶然心肝儿猛跳，渐渐地竟有些陷了进去。

后来他想入什么社团也问她意见，想要竞选班长也问她意见，而陶然偏偏很凑巧地拥有某些特定的权力，于是乎一不小心一步走错，一念之差帮了他。

之后此人开始平步青云，渐渐在班级和社团中崭露头角，势力有坐大趋势。而后某一天，陶然终于忍不住回复了他的一条暧昧短信。

陶然直截了当地问他：“方中旭，我们俩这样算不算谈恋爱？”

天知道她当时有多紧张。

方中旭的短信过了十几分钟才回了过来：“应该不算吧，我不算是个好男生啊。”

时值夜半三更，陶然愣是吼了出来：“方中旭，你大爷的！”

自此此人的名字红透了整栋女生公寓楼。

但是这还没完，第二天他又主动找到了陶然，一脸伤感地对她说：

“我妈说了，上大学期间是不许我谈恋爱的。”

当时一听这话，陶然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一巫婆，居然背着他妈勾引她儿子，简直太下流无耻了。可是事实上她只是实在忍受不住他的暧昧，主动挑破了那层纸而已。

见方中旭这么诚恳地向自己道歉，并且一脸无辜的模样，她顿时



又心软了。

“这个，是我的错，我不该问这个问题。你妈说得对，你大学就该好好学习，不要因为恋爱耽误了前程。”

至此对话结束，两人依依不舍地相望了一眼，决定相忘于江湖了。

可是不出一个月，舍友乐乐在窗边打电话，打完电话后却突然凑到陶然的跟前说：“哎，老大，你那个极品学弟有女朋友了啊。”

陶然顿时拍案而起“绝对不可能！他说了他妈不让他谈恋爱的！”

乐乐白了她一眼：“不信你来看啊。”

陶然跟着她到了窗户边上，往外一看，顿时手脚冰凉，悲伤逆流成河。

方中旭拉着一个娇小女生的手，两人卿卿我我地从女生宿舍楼下走过去了。

光天化日之下，他就这么扇了陶然一个大耳光。

所以说现在陶然看到这人，心里是多么反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他极尽挑逗之能事，将她拉入他的暧昧圈子，然后一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就拍拍双手将她驱逐出境，并且还直接导致了之后大学生涯一直饱受舍友的嘲笑。

她们给陶然的评价是：“虽然你年纪足以做我们的老大，但情商是真的不行，连个弟弟都把你耍成这样。”

所以总体来说，陶然就是一出悲剧。

当时三个舍友的QQ签名包括她们班级群的群公告都是同一句话：

“本期悲剧人物：陶然。”

想到这里，陶然心情不佳，又转头朝二楼看去，想要狠狠地瞪一眼这对奸夫淫妇，结果发现这两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她收回视线，看了一眼前方还有几步之遥的西餐厅，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平复了心情，保持着自以为很淑女的姿态施施然走了进去。

关于这个相亲对象，陶然这一路上想象过N个场景，也作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可是等她真正见到了他本人，还是着实给吓了一跳。

这也太……正点了吧！

陶然拿着纸条看了又看，的确是这个座位，那就没错了。可是眼前这个人，这长相，这气质……

啧啧啧，她是撞上什么狗屎运了吗？

那人可能见陶然的眼神一直来回地穿梭于纸条与他的脸之间，终于忍不住开了口：“是不是陶小姐？”

乖乖，这充满磁性的嗓音。陶然赶紧站好，十分端庄地朝他点了点头：“正是。”

他看上去大概二十七八左右，斯文俊秀，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带领T恤，显得很休闲。听了陶然的回答后，他站起身来，走到她身边为她拖出身旁的座椅，相当的绅士。

陶然扭捏着姿态在他对面坐下，微笑着看向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娴雅端庄。

对面的男人自我介绍道：“你好陶小姐，我叫江君一。”

陶然也立即诚恳地作自我介绍：“你好江先生，我叫陶然。”

对面的帅哥似乎没什么反应，反而有些奇怪地看了她一眼：“陶小姐，我说我叫江君一。”

陶然点点头：“是啊，我听到啦，你叫江君一啊，怎么了？”

江大帅哥的眼神在陶然手中的纸条上瞄了一眼，勾着嘴角笑了笑：“没什么，陶小姐是不是饿了？要不要点餐？”

陶然怕自己点餐会一不小心暴露食量，让自己原本就控制不住的体重再度飙升，于是十分温柔地回了句：“我还不饿，江先生你做主就好。”

江大帅哥长手一扬，唤来服务员点餐。陶然不好意思看他的脸，



只有紧盯着他T恤的领口在心里祈祷：不要牛排，不要牛排，不要牛排……

好在江大帅哥听到了陶然的祈祷，点到牛排时特地笑着问了她的意见。陶然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不爱吃牛排的想法后，他立即换了一个。

经过短短十几分钟的相处，陶然对此人抱有120分的满意度。今天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夸赞一番老妈，她还是第一次在自己的相亲史上写下如此光辉亮丽的一笔。

美食还没送到，江大帅哥开始与陶然闲聊。

“陶小姐看上去并不大，怎么会想到要相亲呢？”

“这个……我妈希望我能早点找到归宿。”

注意，潜台词是她很孝顺。

江大帅哥点点头，貌似是感受到了她的潜台词，起码在陶然看来他笑得很满意：“那么陶小姐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终生伴侣呢？”

陶然当然不好意思说“就是你这样的”：“呃，其实我比较相信缘分。”

注意，潜台词是她跟他很有缘分。

江大帅哥继续点头，笑得相当有风度：“依我看，陶小姐与郭阳倒是挺合适的，只是可惜他今天没有来。”

陶然愣了一下：“郭阳？郭阳是谁？”

江大帅哥唇边的笑容突然变得很诡异：“怎么，你刚才一直在看的纸条上没有写相亲对象的名字？”

陶然一听，先是脑中“轰隆”了一声，然后就赶紧低头去看手中还紧捏着的纸条。

果然，那右下方最隐蔽的一角写着一个名字：郭阳。

陶然抽了抽嘴角，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那么，请问您是……”

“我是江君一。”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江君一！

陶然继续耐着性子问他：“我是想说，你不是郭阳，为什么会出

现在这里，做着郭阳该做的事？”

江大帅哥听了这问题，微微一笑，灿烂得简直要晃花了她的狗眼。

“我跟郭阳从大学起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去美国读书，现在也在一起共事，平时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今天不愿意来，叫我来帮他道个歉，说明一下情况。”

在这夏日即将结束且还开着空调的餐厅里，陶然还是觉得很热，因为她的脸已经红得不行了。

江君一的意思是：她被相亲对象给嫌弃了，而且人家甚至连个见面鉴定一下的机会都不给她。

中华民族的宽容美德此时在她身上展露无遗。她吞了吞口水，让自己保持冷静，然后笑着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来呢？”

江君一交叠着双手搁在桌上，盯着她一字一句地道：“他说他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觉得你不求上进，不太适合他。”

咣当当……陶然确定自己的玻璃心碎了，确定自己被狠狠地打击了。

身为一个废柴，她却没有一个废柴该有的觉悟，实在该死。因为在听到别人因为她废柴而拒绝她时，她居然会觉得羞愧。

她的修炼显然还不到家。

陶然咬着下唇忍住泫然欲泣的冲动，紧紧地盯着他，没头没尾地问了句：“那你不是来相亲的？”

显然现在让她觉得难过的并不是郭阳没有来的事情，而是眼前这个帅哥……不是她的相亲对象。

江君一点点头：“我当然不是来相亲的，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

陶然多想对此事用她熟悉的英文赞美一声“shit”，但是她必须要忍。难得遇上这么个极品，她怎么能让他在她面前形象尽毁呢？



她眨了眨眼睛，尽量让自己戴着隐形眼镜的眼睛看上去水盈盈般楚楚动人：“江先生，那么，你有女朋友吗？”

这话问的！陶然搁在桌子下面的手狠狠地掐着自己的大腿，怎么回事儿？居然这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居然这么一溜儿就问出口了，这下形象不毁也要毁了。

江君一听听了她的话后，十分遗憾地耸了耸肩：“不好意思，我有女朋友了。”

果然……

这才符合自然规律啊，要是这么优秀的男人都没有人要，那世界现在就到2012了。果然英俊潇洒有气质的单身汉只存在于小说和电视剧里啊。

陶然确信自己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也就没有心思再留在这儿了。眼看着服务员托着餐盘往这儿走来，她急急忙忙地起身跟江君一打了声招呼就奔出门去了，连让他说声再见的机会也没给。她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

等她踏上二层到一层的电梯时，一抬头刚好看到江君一施施然从三楼的电梯上下来。那举手投足，简直犹如电视剧里的古代富家少爷一般气质天成。她心里顿时忍不住仰天长叹：天哪，你对我太无情了啊……接着她又开始嫉妒那位拥有他的幸运女士。

可能是陶然的眼神里散发的怨念太强，江君一垂头看了陶然一眼，稍稍愣了一下，然后朝她笑着点了点头。

陶然勉强扯着嘴皮子朝他笑了笑，低着头专心下电梯，再也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等她垂头丧气地走出时代广场的大门，耳边又听到那声熟悉的呼唤：“哟，学姐，这么快就出来了？”

陶然忍住要暴走的心情转头看去，方中旭那小子带着身边的娇小女生笑咪咪地看着她，一人手里还拿着一根棉花糖。

陶然抽了抽嘴角，两个大学生至于装嫩成这样吗？

“学姐的脸色不太好啊，出什么事了？”方中旭居然还大大咧咧地走上前来，一手举着那根棉花糖，一手在陶然眼前挥了挥，“学姐，你到底怎么了？”

陶然翻翻白眼：“你把我当瞎子呢！”

可能她的语气太真诚地表达了她此刻的心情，所以方中旭听了之后有些惧怕地后退了一步，然后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学姐你脾气好大。”

陶然看了一眼不远处朝这边张望的娇小女生，没好气地回了句“姐姐我就是脾气大，你到现在才知道？”

可能已经确信陶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了，方中旭灰溜溜地退回女友身边寻求安慰去了。

“怎么了，陶小姐？”

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让陶然精神一振，转过头去时脸上已经堆起了笑容：“没事，没事，江先生还没走啊？”

江君一扫了她身后一眼，又看了看陶然：“嗯，正要走，我的车在那边的停车场，正要过去取。陶小姐如果愿意，我可以送你回去。”

陶然现在哪里还有那个心情让他送自己回去啊，跟他又没有可能。回去被邻居们看到只是徒增笑话，还不如让她一个人默默承受这欲得而不可得的伤痛。

她相当文艺地想完了这一段之后，朝他笑着摆了摆手：“不用了，我家离这儿不远，我来的时候都是直接走着过来的呢。”

江君一笑着点点头：“那好，那就再见了。”

陶然也微笑点头：“再见，再见。”

哪里还有再见的机会哟！

江君一步履轻快地走了，陶然站在他背后无声叹息。身后两个讨厌鬼的声音再度响起，小声地讨论着她跟江君一的关系。她忍住回身狂殴对方的冲动赶紧举步离开，耳不听为净。



等到了家门口，陶然猛然想起她妈那条命令，还没到她爸下班时间，她实在不敢进门，只好在门边不断地溜达。后来实在忍不住想上厕所了，才狠狠心开了门进去。

一进门，四下看了看，陶然心里顿时大为轻松，原来老妈不在家。

她乐颠颠地进了房间，插电源、开电脑，然后拧了一瓶可乐猛灌了几口，脑中意犹未尽地回味着江君一那张销魂的脸。

电脑打开，刚上Q就看到下面一个头像在闪动。

原来是阮听。

陶然想起出门的时候这个头像就在闪，当时老妈在，被她直接关了。现在看到就移动鼠标去点开。

对话框打开，陶然看了一眼内容：“最近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几年没有联系，突然冒出来，却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阮听是陶然的同学，那种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一个学校的同学，如假包换的发小，文艺腔那叫青梅竹马。陶然对他甚至还有个专属的绰号，叫“心太软”，除了与他的名字对应之外，也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了他为人温和心软的特质。

阮听从小就长得漂亮。陶然因为上学晚，心理比其他小朋友要成熟许多，所以当别的小朋友纯粹是出于阮听长得好看而欣赏式地崇拜他时，她却直接回家跟她妈说她看上了阮叔叔家的娃儿。

早恋不可怕，就怕早恋的是娃娃。

这是多么恐怖且让人无语的情况，陶母对小陶然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大加阻止，教育她要与阮听小朋友培养纯洁的男女关系。陶然表面上应承了，背地里却仍旧频频向阮听示好。只不过人家单纯，于是硬是把她不单纯的念头给掰单纯了。